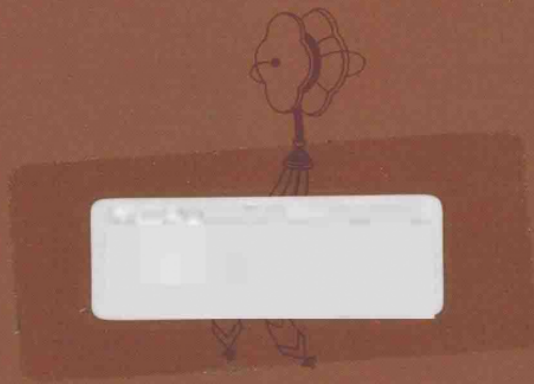




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

一个藏族女性创立的宗派

德吉卓玛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༡༡། གཙོད་ཡུལ་མཐའ་དཔྱད་ཀྱི་མུ་དའི་ཁ་འབྱེད།

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

མ་ཅིག་ལ་བ་སྒྲོན་གྱིས་སྒྲོལ་བཏོད་པའི་གྲུབ་མཐའ།

一个藏族女性创立的宗派

བདེ་སྦྱིད་སྒྲོལ་མས་བརྩམས།

德吉卓玛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一个藏族女性创立的宗派/德吉卓玛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 - 7 - 80253 - 740 - 8

I. ①藏… II. ①德… III. ①喇嘛宗 - 教派 - 研究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0195 号

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

——一个藏族女性创立的宗派

德吉卓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740 - 8/B · 197
定 价 42.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宗教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果说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对物质文明的影响只是间接的、部分的，那么，它作为社会文化形式对精神文明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全面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代和广阔的地域内，宗教在根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① 因此，宗教研究在探讨人类文明进程、人类精神世界方面至关重要。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就必须了解他的宗教传统，否则“终不过是隔岸观花，难尽其妙”。鉴于这样一种认知，我写作本书，或者说研究藏传佛教觉域派（གཅོད་ཡུལ།）其旨趣即在于此。

一、本著缘起

觉域派是藏传佛教重要宗派之一。公元 11 世纪，由藏族著名女佛学家、密宗大师玛久拉仲（མ་ཅིག་ལང་མོ།）创立，是藏传佛教史上唯一由女性创立的宗派，这在宗教史上实属罕见。在藏传佛教诸多宗

^①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纲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派中，觉域派虽然算不上拥有一定势力的大教派，但以自己独特的教法义理和别具风格的修行样态定于一尊，构筑了该宗派与众不同的特点，成为藏传佛教具有鲜明个性的一个宗派，在藏传佛教中独树一帜。曾几度风靡整个藏族地区，不仅对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藏族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广的影响。直至今日，觉域派的教法义理仍在流传，并与藏传佛教其他宗派合流并存，成为藏族地区僧俗信徒共同修持的一个法门。

遗憾的是，觉域派的研究在国内外十分薄弱。加之学术界长期以来误以为“觉域派从公元 15 世纪在藏族地区自行消亡”，故而，对觉域派的研究迄今很少有人涉足。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初，笔者在某一宁玛派尼寺调研时，于举行法事仪轨的“宗教现场”发现了被学界判定“自行消亡”、“不复存在”，或“未见有传承”的觉域派法本，并目睹了其教法仪轨。其于迷雾中现身，令我惊讶不已。可以说，此乃得力于自身具有的藏语言和文字之能力，否则难以从纷繁缭绕的教法仪轨中发现她。基于这样一种偶然的意外发现，促使本人扮演国内专门研究觉域派之“第一人”^①的角色。从此，笔者开始关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空白，一个迄今在藏传佛教中相沿不断，却又不被学界所知的，且误认为“湮没”的宗派——玛久拉仲的觉域教派。

二十多年来，为了开垦这块处女地，我从前后藏、康区，到安多藏族地区，从牧区到农村，从寺院到民间，从出家人到俗家人，在“世界屋脊”上跋山涉水，付出巨大的艰辛与努力，通过多区域、大范围的田野调研和深入考察，让我寻得觉域派在藏传佛教历史延续中的传统，以及流派与法脉传承，甚至在藏族传统宗教（或土著宗教）苯教及民间，也发现了觉域派法统^②，这一切为我深入研究觉域派开辟了广阔的路径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更成为本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

① 首届“珠峰藏学论坛”（2010 年 11 月于北京召开），被点评专家冠以“国内觉域派研究第一人”。

② 关于觉域派之流派传承，另有专著出版。

来源与可靠依据。

觉域派作为藏传佛教“八大宗”修行法（ཤིང་ཏྲ་ཆེན་མོ་འབྱུང།）之一，之所以流传至今，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或者说内在独特的一面。田野考察表明，迄至今日，觉域派仍然以自己与众不同的传承形态，延续着自己的教法传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觉域派教法仪轨伴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复兴，而被僧俗行者加以奉持并得以承继。特别是短短几年里，觉域派教法流传于内地、港台等地，及南亚、欧美等地区，不仅对广大僧俗信众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而且其行者代不乏人。各种流派的觉域教法上师，以弘传觉域派教法，于当今“广之世，竟前人未竟之功”。于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大交流的全球化时代，觉域派教法从“不为人知”，超越地缘空域，业已成为“地球村”不同族群行者奉持实践的一种法门。

鉴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觉域派的研究意义重大，不论是藏传佛教本身的研究，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和钩稽这样一个迄今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却又被学术界“湮没”的宗派。借此理由，本著的缘起，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属于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拓荒式的原创性学术研究，亦可谓前沿性的学术研究。^①在内容上，本著中有大量前人未见或未知之素材，研究空域广。可总括为四大部分，一为觉域派的源流与教法经典及其传承；二为觉域派的教法义理与思想内涵；三为觉域派的修行理念与特点；四为觉域派教法仪轨及其文化功能；在资料上，倚重第一手藏文原始资料并结合田野考察，涉及的藏文文献包括觉域派祖师玛久拉仲的重要显密经典，以及各流派传承的经典，包括苯教和民间流传的经典，大多数为首次公之于众。笔者认为，以大量地占有资料为基础，方能言必有据，且有权威性；在方法上，本著学习和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

① 首届“珠峰藏学论坛”（2010.10 北京），点评专家语。

宗教文化学、宗教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多种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求自己能够研究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也能够有自己的点滴见解。

二、从文化视野和人文精神的角度看

觉域派有自己完整的教法义理和独特的思想体系，如《维摩诘所说经》之名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觉域派以《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其教法义理之基点和基本理论，并结合密法修持，建立了系统的教法仪轨和修行次第。觉域派的教法义理，是觉域派法脉延续和发展的主体。在觉域派教法义理的修行中，所有的仪轨和修持方法都不偏离教法义理这一根本宗义。如果我们从文化视野和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观察，觉域派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宗派，既是一种文化，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通达而完备的哲学学说，且在此丰富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学说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从而使广大觉域派行者有了自己的信仰和修行目标。因此，觉域派教法义理带有一定的广义性，而在这广义的思想文化中，有其始终一贯的核心宗义和一贯的精神气质与宗教人文精神。

我们知道，宗教学研究涉及面很广。从哲学的角度，其研究重点是宗教的本质、基本构成及其发展规律等。觉域派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个宗派，有其基本构成及其发展规律。“觉域”在藏文中有两种书写方法，即“གཅོད་ཡུལ།”和“སྦྱོར་ཡུལ།”，其中，“གཅོད།”（觉）藏文字义为“断”或“断灭”；“ཡུལ།”（域）即“境”，“觉域”（གཅོད་ཡུལ།），意即“断境”，说该宗派教义能够断灭或断除人世间一切烦恼之根源；后一种写法之“སྦྱོར།”（觉），字义为“行”；“ཡུལ།”（域），字义同上，“觉域”（སྦྱོར་ཡུལ།），字义为“行境”，即行菩萨或佛子所行持的方便智慧之道，以心识体悟一切皆空之万物本性，从而达到涅槃境界，故而又得此名。觉域派虽然有两种书写方法，但是其意基本一致，就是以菩提心或慈悲心来断灭自利心，以般若性空来断除烦恼

之根源“我执”，即“魔”（བདུད།）。故而，立名“觉域”（གཙོད་ཡུལ།）或“魔之觉域”（བདུད་ཀྱི་གཙོད་ཡུལ།）。

在觉域派教法义理中，始祖玛久拉仲从“般若空观”出发，更深层地去挖掘和探究个体人的“认识本性”，并从人的“认识本性”层面解释“般若性空”的义理和智慧思想，且构建了自己的教法特点。“魔之觉域”之“四魔”觉域法（བདུད་བཞིའི་གཙོད་ཡུལ།），即“四魔断境”为觉域派教法义理的主体和核心内容。于此，玛久拉仲把“心”作为“境”或“对境”，并从“四魔”这样一种独特的角度划分为“有碍魔”（ཐོགས་བཅས་ཀྱི་བདུད།）、“无碍魔”（ཐོགས་མེད་ཀྱི་བདུད།）、“欢喜魔”（དགའ་བོད་ཀྱི་བདུད།）和“我慢魔”（སྒྲེམ་སྤྱེད་ཀྱི་བདུད།）四种不同的关系范畴，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分类，突出“心”的作用，体现佛教“尽由心造”之基本思想的同时，倚重人本之事与宇宙万物展开论证，对“心性”作出了独特的阐发，认为是玛久拉仲对“心性”的内在结构与功能提出的新说和新见解。可以说，“四魔断境”构筑了觉域派“心性学说”的基座，是一种以人之本性或心性为基点的思考。强调的是一种心性文明和修养，从而把心性修养作为人生解脱的必由之路。故而，笔者在本著大胆地提出“四魔断境”之“心性学说”加以探讨，以求教方家。

我们注意到，觉域派的“四魔断境”，不只是简单地断除或降伏“四魔”，而是关联着个体人的本性，从“五毒”（རྫུ་ལྔ།）——贪、嗔、痴、妒、慢，流转轮回的“六道”，至一生一世修证的“五智”（ཡེ་ཤེས་ལྔ།）等，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本性、行为和修行修养三个层面，还延展到无尽的方面。在觉域派看来，心，即“自我之心”，是成佛的根据，万有的本原。心性既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又是“人之成佛的真因”。同时，也是阻碍解脱的“魔障”和产生“我执”的根源。所以在玛久拉仲的“四魔断境”中，“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主张从个体人的本性和客观现象上去体认自我的本心、本性，并把般若空性智慧和慈悲利他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把握本心、本性，以断除人之本性的弱项——我执，消除无明烦恼、

痛苦、获得人生解脱，成就“无上菩提之心”。

细究而言，玛久拉仲的“四魔断境”重视阐述心灵自体本净，并从心性上去统一心与理、心与事、心与万物等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以认知“自心”和人本理性道德为重要内涵的。不仅要保持“心性”本净，无执著，无分别，自然大光明，还要对宇宙和个体“我”的实质有真实的体认和证悟，以达“无我”、“自性空”。并且把基、道、果与见、修、行统一起来，以求达到“四魔断境”的境地。主张人的本性，或者说人的本真生命存在不应受外界的牵引、控制，亦不应受内心的作意、造作，以追求一种自觉地突破世俗利益的束缚而以“本净”（ཀུན་ཀྱི་དཔེ་ལྷན་པོ་）的理性眼光和心性去正视人生、社会和宇宙的超越精神。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认识人的“心”之本性，成就的是人性即人的存在的完美与提升，从而实现人生理想，升华人格，道德完善，不仅体现了玛久拉仲与众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人的内心法则，即心性论的理论特色，而且表现出她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由此而论，觉域派的这种心性论思想，是对佛教心性论的重大探索与发展，是一种新的心性学说和心理学理论，不仅为世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知“心性”理论与方法，而且在其教义中确立了一种道德主体论的立场，提倡众生返回自己“心性本净”的心灵世界，以成就其“菩提慈悲”、“智慧”和“利他”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藏传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特别是玛久拉仲以“四魔断境”之义理为逻辑起点，在她的哲学思想和教法义理体系建构中规划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鬼神”世界。她直击民俗宗教意义上的“鬼神”，对“鬼神”的六种分类与概念的界定，以及内、外、中三层级鬼神的划分，皆大大超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鬼神概念和意义，却明确地以“鬼神”的特性来建立“人间”的道德秩序，建构了一个以人文道德价值与“鬼神”存在的世界观共同结构的宗教哲学体系和教法义理。她建构的“鬼神”世界自有其见地和独特性，除了从世俗普遍的日常经验和传统意义的鬼神观来

说明世界的无形鬼神外，又从人的本性、见智和行为来界说和解释世界的无形鬼神，特别是以觉域派之义理、因果业力，以及“四大种”等宇宙元素、自然万物之现象等来说明和解释世界的无形鬼神，无限地延伸和拓宽了鬼神存在的范畴、空间和视角，而且对鬼神的内涵及其概念界定予以新的诠释和界说，使得宗教意义上的，或者说世俗普遍意义上的“鬼神”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人文价值与伦理道德意义的新境地，可谓玛久拉仲理解认识“鬼神”之最大特色。换言之，玛久拉仲作为藏传佛教中谈及“鬼神”问题最为彻底的一位佛学家，她对“鬼神”做了广深的阐发，而且结合人文价值与觉域派教法义理架构论说和界定“鬼神”，对“鬼神”建立广阔的形而上，以及人文道德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构建了她的“鬼神”世界和鬼神观，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人类无形世界的鬼神文化。可以说，在觉域派教法义理体系中，玛久拉仲构建的“鬼神观”具有重要意义和宗教人文精神。

在觉域派教法义理研究中，“大手印断境”（ཕྱག་ཐུ་ཆེན་མོའི་གཅོད།）作为觉域派教法义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宗教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法则和独具特色的行持方法。“大手印觉域法”是依般若波罗蜜多与内无上密教二义和合而构筑的一种法门，具有自己的意蕴和基本思想，正如玛久拉仲强调的那样，其“大手印觉域法”不同于其他宗派之“大手印”教法，有属于自己的“殊胜义”，涵摄佛教显密教法的所有精华，乃“根断我执的宝刀”，此即“大手印觉域法”。它从密法层面，外、内、密、本体性（真如、性空）四个层级立足于人本和现实，解决的是诸如贪婪、妙欲、善恶、好坏、分别心、痛苦、烦恼等人性问题，以及心理上的恐惧、迷惑、幻影、神变、鬼神、妖魔和外在的逆缘、灾难，还有病魔、利害之“业”等等，困扰每一个体人的各种烦恼。并将这一切“逆缘障碍”以“助友”待之，最终以断除“不满足的利己私欲”——我执，即导致精神痛苦和迷乱恶行的根源，从而达到彻悟——“觉域”断境的境界，实现“大手印断境”之完满“人格”。于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玛久拉仲

个人的亲证体验，及其成就的觉域“断境”境地和实践结果。

然而，更重要的是，她面对个体人的本能和人性，发现了一种“调整”和“治疗”的模式和次第秩序。“大手印断境”的外、内、密、本体性或真实性四个层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并在这一个次第过程与修行境界中，认识增强，人格扩展，个人的内心得以“调和”，以实现人的本能的完善和自我解脱。由此可见，觉域派的“大手印断境”立足于宗教的心理层面，探究的是境界形态的一种心灵的“智慧”和“学问”。

觉域派自成一格的教理学说，也影响并形成了该宗派看待世间事物的态度。玛久拉仲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事物，或常有法，总是受人的意识的限制，万物的意义随“心”而转，在不同的意识境界显现出不同的意义。要达到无分别的清静意识，就要修养自身，超越“自我”的“执著”。觉域派认为，由于人们不能认识“我执”，故特别注重或爱恋个人的享乐、名利、权势和地位。故而，玛久拉仲在她的教法中始终强调：“将自己的身体不视为享乐、名利和权势之本”，“个人不图谋青丝梢尖之点点私利”，这便是“正法觉域”（དཔལ་ཆོས་གཅོད་ཡུལ།）派。“诸如此类的教法，能使众生有情从世间获得解脱”。因此，“我的大手印觉域法，乃大乘法之太阳，驱除世间之黑暗”^①。在觉域派看来，该派别更多地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派的甚深不共的殊胜善巧教授和教理，是“一切教法之精华，佛法之极顶，显密教法圆融之殊胜心要，猛驱五毒之妙法，根断我执之宝刀，公然退转世间之军兵，摧毁八万种魔障之威力，清除四百零四种疾病之妙药。果位不寄予来时（世），追求此生此身或一生一身即自成佛，这种不同于其他诸宗派的法门，是我瑜伽母正法觉域之特点”^②。

① 玛久拉仲：《施身供养广说觉域经义作明》，藏文本刻版，第54页，译文出自笔者。

② 《施身供养广说觉域经义作明》，藏文本刻版，第50页。

三、从“修”的表达和实践来看

藏传佛教十分注重闻、思、修。依笔者的理解，闻，乃学习、积累和传承知识；思，乃理解、领悟和创新知识；修，乃体验、觉受和实践知识。觉域派格外重视修行，其“修”别具风格。从表现形态而言，以“游历”修行为重，而不注重外在的固态形式——寺院实体，为藏传佛教中唯一“不造寺庙”的宗派。觉域派的组织形式则别具一格，异于藏传佛教其他宗派。其教派组织形式，即以所依止的上师为中心，组成一个宗教信仰群体，可谓觉域派的原始体制。游历修行是觉域派行者修道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制度。抑或，此乃造成学界之“觉域派不复存在”等错误认识的缘由所在。

觉域派虽然不以建寺修行为重，但却以其独具风格的修行方式跻身于藏传佛教“八大宗”修行体系之中，使觉域派教法在广大藏族地区兴盛而广泛流传。从修行方法论而言，觉域派强调在僻静地独自修行，认为在荒无人烟的空寂之地独自一人静心修行，可断灭对于一切外在事物所持有的贪恋之心，遂破除对外境现象所持有的“执著”。也就是说，只要安住于无念可生的虚空间，即于自我解脱空性之境界中，“我执”便自然断除，非人之地或凶煞险地也随其能以明智、见智摄受，从而解脱一切烦恼痛苦。因此，觉域派不提倡建寺造庙、住寺传法说教，以“日楚巴”（རིཁ་པ།）即居山修行者，或以“觉巴”（གཅོ་པ།），即觉域派行者的身份，在荒山、尸林等地游历修行则是觉域派最基本的修行样态和重要特征。可以说，觉域派的修行方式，保持了佛教原始阶段“阿兰若”行者，不追求祇园、精舍，以空闲处、大树等作清静修道之处所的修行形态。

就“修”的表达与实践，游历“一百零八‘年’地”〔（གཉན་ལ་བརྒྱ་ཅ་བརྒྱད།），“年”（གཉན།）即藏族原始土地神祇之一〕和“一百零八泉”（ཐུ་མེག་བརྒྱ་ཅ་བརྒྱད།）的修行，构建了觉域派坐标性的修行样态。

可谓觉域派独树一帜的一种依“苦行仪轨”为基础体验教法义理的修行方法，亦是觉域派行者必须履行和实践的修行关口，从属于觉域派密法的修持范畴和实践体验形态。富有意义的是觉域派“一百零八”的这种修行方式，在用“一百零八”这个佛教独特的数字作为路径，来体验其深奥的教法义理的同时，却体现了调节人与非人“年”（ལྷ་ཉལ།）、“鲁”（ལྷ།）等藏族原始神祇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为了控制“自然力量”而利乐众生有情的“能力”，并在一种独特的宗教精神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及对“自然生态”的尊重和保护。

如果注意到“一百零八”的修行，我们会发现，这种修行方式不但构筑了觉域派修行形式上最基本、最独特的修行方式和样态，而且透过供养、调伏、保护“年”（ལྷ་ཉལ།）、“鲁”（ལྷ།）等藏族原始神祇或土地神，表达了其深奥的修行之蕴意及特定的价值功用和意义。通过“修”以求风调雨顺、万物繁茂，消除病疫，众生安康，是其中最表层的意义。而倚靠女性神灵空行母为“主尊”、“本尊”或“不共依”和“所缘”，修行者即以其尊为本而尊崇之，并相即相融，成为一体之极致，通过息、增、怀、诛和极诛（ཞི་བྱས་དབང་བྱ་དང་རྩ་བྱ།）的不同形态或方式入行奉持，以消除五毒（བྱ་ལ།）：贪、嗔、痴、慢、妒，证得五佛五智（ཡེ་ཤེས་ལ།），修养人性之圆满境界，是其深层含意。

如果稍加留意，我们还会发现，女性神灵在觉域派修持法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或作为本尊、护法，或迎请供养的客体对象，其中，般若大佛母（ཡུམ་ཆེན་མོ།）、黑色金刚忿怒空行母（ཁྲ་མ་ནག་མོ།）与五部空行母（མཁའ་འགྲོ་ལྷ་ལ།）等，架构了最基本的本尊修行体系和观想境，及其著名的“百会供”（ཆོག་ལ་བཟུ།）、“十万供”（འབྲུ་མ་མཆོད།）仪轨等的供养“主尊”客体。宗教现象学把宗教行仪的现象形态，视为信仰者内在本质的直接体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不难观见在觉域派修持法中，玛久拉仲除了把女性神灵奉为主尊、本尊，且赋予多层面的表象、意境和多元而甚深的涵义，作为觉域派修持法之不共特征之

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亲证的宗教实践经验，尤其是以女性的细腻，不仅展示和树立了一种“依止”女性神灵为“所缘”而观修领悟佛法真理的修道和路向，而且用女性的智慧成就构建了难以用概念诠释的，于内在心灵世界体悟的一种修行的境界形态。故而，玛久拉仲被藏传佛教尊为上师本尊和“空行母”，得到敬仰。

如前所述，觉域派所有的仪轨和修行都不偏离其教法义理这一根本宗义。所奉持实践的教法往往与其著名的“施身”（ལས་སྤྱོད།）法相关联，如云：“舍身以作行布施，外在之行清净行。”“施身”法，为觉域派修行实践之根本，属于境界形态的修行。即“以身为饲”（ལྷན་སྤྱོད་ལཱ་ལྷན་སྤྱོད།），依靠“观修”将自己的“蕴体”化现为所有一切众生有情的、圆满富足的“食物”，供施于非人、神鬼等受用分享，以作供养或布施。借以“施身”供养布施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来执受、调伏世俗人普遍认知的恶魔非人、神鬼魑魅等为途径，从而断除“人身”之“我执”，以证得无上之菩提和慈悲，达到佛正觉之境界。但是，“施身”法却为我们探究“自我”和内在精神，包括生命提供了重要路径。其中，“施身”供养或布施的客体，或者说受用者，涵盖“三有”（ཐིག་གསལ།）之顶至“无间地狱”之间，即佛教宇宙世界的一切有情、冤家仇敌及鬼怪魑魅为其受用者。供养或布施的行仪，神秘而奇特，玛久拉仲独辟蹊径架构的“身”坛城（ལས་སྤྱོད་ཀྱི་ལྷ་ཁང་།），或“身”曼荼罗（ལས་སྤྱོད་ཀྱི་མཎ་ཀུན་ལ།），即以自己的蕴体或身体架构成象征佛教宇宙世界的“坛城”，以作“须弥大曼荼罗”供品；或构成象征“六道”的“符号”，或架构“五大种”（འབྲུང་པ་ལྔ།）、“五蕴”（ཕྱད་ལྔ།）等观境，以这样一种独树一帜的修持形态与修行体验而实现“施身”供养或布施的终极意义。

诚然，“施身”法最终目标无疑是以“一石二鸟”之功用，一方面“以身为饲”对治“身执”和“我执”，以断除无明烦恼，证悟“空性”般若智慧；另一方面“以身为饲”以满足一切“非人”而长养大悲心，究竟“无上菩提”为本旨。智悲合一，超越一切“我执”，以博济众生有情，教化众生有情，利乐众生有情，立足于人类

社会而利乐众生有情，乃“施身法”最基本的修行理念。其中蕴含着觉域派教法义理和玛久拉仲的哲学思想，她以“无我”的佛法哲理为基点，通过“施身”供养布施，这样一种特殊的修道方式和方法论，在人与非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以利于人类普遍利益为目标，去实现一种理想的圆满的生命价值，展示给人们的是一种慈悲、怜悯和菩提心为核心价值的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毋庸置疑，“施身”法是玛久拉仲在其教法中搭建的一种“身体”的宇宙观，更是她对个我“蕴体”本体的一种独特领悟和展示。换言之，“施身”法是玛久拉仲对人身性命最透彻的一种体悟和实践经验，在藏传佛教中独一无二。

连接愿望与目的之“桥梁”乃操作。本著认为“施身法”丰富了“天葬”的理论，为“天葬”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宗教社会学关注的宗教与社会关系，宗教在社会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宗教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中的功能等来看，而今在藏族地区奉行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葬”，其深意源于“施身”法的“以身为饲”（ཕུང་ཁྱོ་གཟུགས་སྤྱད་པ།），“舍身供养布施”的义理和思想精神。“施身”法以达利他的目标为究极。如果我们注意到其行持方法，就会发现，“施身”法中个我“蕴体”的特性，从最高层级的“须弥三千大千世界”的“曼荼罗”坛城观境之“大供养”，最终回归自然本能，落脚于日常现实生活概念中存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由“血肉”构成的“身体”之上，且超越自我，以圆满富足的“食物”（ཕུང་ཁྱོ་གཟུགས་སྤྱད་པ།），供施于“非人”等受用分享，以使“生命”得以升华，给予了个我身体以极高的地位。这种“完全牺牲自我”的“施身”供养布施的特殊行仪，不仅突显了玛久拉仲将“自身视为利乐有情之本，舍于众生或利他事业”之人生哲学，而且体现于“天葬”，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最彻底地发挥。毫无疑问，修行乃义理之实践，亦是义理之行为表现。“天葬”乃觉域派“以饲施身”、“慈悲利他”义理思想付诸实践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升华了佛教的“无我”智慧和高尚人格之境界。不但表现出人类的仁慈和无私

奉献，还表达和实现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意义。这种宗教性的人文精神，在提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从仪式的象征符号及其意蕴来看

觉域派有自己一系列的教法仪轨，且独具特色。正如“礼仪意味着宗教。”许多宗教学家视礼仪为宗教的基本范畴，非常重视礼仪在宗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各种仪轨在觉域派的修行中，亦占据重要的位置。在人与非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交流”的行仪体系和平台，以调和人与神，或人与非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本著予以关注的“会供羯磨”仪轨是觉域派的一种供养仪轨，也是修持者与其信仰的神明、本尊等之间沟通的形式之一，笔者在试图从宗教人类学的视野，把“羯磨会供”仪轨作为文化时空中的人的宗教实践活动和过程，来解读、揭示和阐明“羯磨会供”仪轨的象征意义及其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的同时，还特别关注“羯磨会供”仪轨在觉域派教法中的存在和运用，及其变迁。因为作为宗教信仰实践的行为，仪式“在观念上和行为上都充满了象征，人们执著于这些象征，是因为他们具有‘意义’，承载着社会认可的价值和特定的社会功能”^①。在宗教现象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年～1986年）看来，“对真正的精神生活，‘象征’是关键”。基于此论，本著认为“会供羯磨”仪轨作为一种实践行为的仪式形态，具有宗教仪式普遍具有的象征性、操持性或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同时又具有属于自己特殊场境的神圣特性和内在意义。

走近觉域派“会供羯磨”仪轨的“文本现场”，我们就会发现它有自己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行持规程，而且作为人与其崇拜对象交往的

^① 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第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一种方式，具有多种文化功能的混融性结构，不仅有教化功能、心理功能、维系法脉传承的功能，同时还有审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人们抒发感情和审美的需求。“这些需要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一言以蔽之，是文化的。”^①“会供羯磨”仪轨自始至终以觉域派的教法义理为逻辑起点，通过内心的观想、心灵的体悟、语言的表述、身体的动作、各种符号的供养，营造了一个有宗教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体验宗教意义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尤其是“会供羯磨”仪轨中语言形式的符号，如祈祷诗文、礼赞颂辞、洗礼忏悔韵文等，寓意其中的说教和人文伦理、道德观念等，在行持仪轨的过程中得以重温 and 体验，并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守持伦理道德，从宗教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道德，并通过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各种秩序，体现伦理道德的精神内核。同时以其具有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再造功能，一方面，承载着觉域派教法义理及其精神思想等宗教文化的深层内涵，另一方面，以“会供羯磨”仪轨为纽带延续着它的师承和法脉传承历史，再现和重温历代大德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从中还折射出觉域派“会供羯磨”仪轨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变迁。

由此可知，“会供羯磨”仪轨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多层面的文化意蕴。它作为觉域派教法义理之表达形式，不仅为行者提供一种修行的路径，而且伴随其特殊的宗教文化功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会供羯磨”仪轨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在仪式的过程中，能激起人们精神上的投入，有带给人精神上的升华和审美的情趣的可能。因此，“对文化价值和文化心理的历史分析，无疑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具体、更全面一些”。从而“观示”与我们不相同的人群或“他者”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真正实现文化多元，抑或成为可能。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在觉域派的修行中，祛除疾病亦是其修行

^① 陈荣富：《宗教礼仪与文化》，第2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